

尤袤年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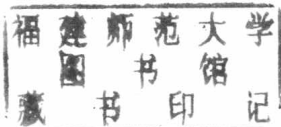
赵
维
平
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淮上文丛

尤袤年谱

赵维平 著



T1057455

1057455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尤袤年谱 / 赵维平著. 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 2012. 4
ISBN 978 - 7 - 5426 - 3815 - 1

I. ①尤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尤袤(1127~1194)—
年谱 IV. ①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66862 号

尤袤年谱

著 者 / 赵维平

责任编辑 / 彭毅文

特约编辑 / 张大伟

装帧设计 / 乔晓辰

监 制 / 李 敏

责任校对 / 喻 萍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网 址 / www.sjpc1932.com

邮购电话 / 24175971

印 刷 /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260 千字

印 张 / 9.625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426 - 3815 - 1/K · 175

定 价 / 32.00 元

《淮上文丛》总序

悠悠长淮，孕育古代淮阴灿烂的文明；浩浩运河，兼收南北文化的精华。

当四五万年前的下草湾文化、六七千年前的青莲岗文化印制出人类在淮阴活动的足迹时，这片热土上诞生了第一个国——徐国。徐国的建立者是淮夷部族的一支。中华民族以华夏（炎黄）部族、东夷部族和北狄部族为主体。

在传说时代，东夷诞生了伟大的英雄后羿。后羿是弓箭的发明者。按照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说法，发明弓箭是人类进入高级蒙昧社会的必然阶段（参见摩尔根《古代社会》，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，第9页）。后羿敢于挑战太阳，作为后羿的传人，淮夷自然有不屈不挠的英雄品质。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，他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建立了熠熠发光的徐国。尚武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，也是人类发展的第一个品质。这一血脉流淌千年，汨汨不息，浸润了淮阴人的灵魂。于是，在古代淮阴大地上出现了项羽、韩信等彪炳史册的大军事家。

尚文也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需要。我是谁？当人类带着生存上的困惑追问这一问题时，精神上的诉求已悄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。在发现下草湾、青莲岗文化的过程中，我们何尝感受不到先民们传达出来的审美要求呢？这是一方充满了创造力的文化大

邦。走出淮阴，为民族文化添上绚丽的一笔，是一代又一代淮阴人的梦想。从这里出发，我们的先民们开创了淮阴灿烂与辉煌的文明。正是有了这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传承，才在这一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了汉代辞赋大家枚乘、枚皋父子，南朝文学家鲍照、宋代诗词家张耒、南宋画家龚开、明代小说家吴承恩、清代画家边寿民（扬州八家之一）、清代女弹词家邱心如……当枚乘《七发》开一代新风时，有多少赋家为此竞折腰。由模仿《七发》创“七林”体，散体大赋成为一代文学之胜。枚乘高举辞赋革新的大旗。

淮河是淮阴的母亲河，像黄河、长江哺育中华民族一样，淮河也哺育了淮阴。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托起了淮阴人永远挺立的脊梁。淮阴是“浮在水上”的土地，淮阴有四分之一的面积是水（古代的水面更大）。从空中俯视淮阴，那烟波浩淼的洪泽湖如同展翅高飞的天鹅，淮阴水网密布，五龙口汇聚了柴米河、六塘河、盐河、古黄河、运河等波光粼粼的大河，赋予淮阴比江南更秀美的风光。

还是谈谈大运河吧。大运河是淮阴走向繁荣的大动脉。自隋炀帝开挖大运河以后，淮阴成了隋炀帝游兴江都的必经之地。淮阴运河古已有之，早在公元前486年，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，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开挖了古运河邗沟。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南开挖大运河，连接邗沟通往江都，沿江南运河直下杭州。元代以后，北方开通会通河，直达北京。从此，杭州到北京的运河成为中国最繁忙，同时也是最有价值的人工河流。

运河的作用太大了。当时，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大都（今北京），可是，天下取之不竭的财富又在江浙。“苏湖熟，天下足。”要想用最经济的手段把江南钱财运往北京，惟一的办法就是通过“漕运”。漕者，槽也。平地开挖的大运河如同马槽状。通过水路

征调沿途各地的粮食、布帛、食盐、茶叶、铸钱等入京，给大运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。

漕运是封建王朝的生命线，元明清三代的国家财政收入有一半以上靠漕运实现。为了保障国家财政，明清两代在淮阴设置了漕运总督府（旧址在今淮安市楚州区）和河运总督府（旧址在今淮安市清浦区）。漕运总督府和河运总督府相隔仅二十多里，同属一地。一个地方有两个总督府，在明清两代极为罕见。故淮阴又有“运河之都”的称谓。

在这条黄金水道上，淮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淮阴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中部，素有“九省通衢”之称。淮阴最为重要的水陆码头是清江浦。当时，小小的清江浦约有三十万户，人口超过百万。清江浦一时名声大震，“南船北马舍舟登陆处”遂成为清江浦的美誉。此外，古镇河下也是十分繁忙的水陆码头。漫步在河下镇青石铺成的小街上，不时地可以听到明代状元沈坤抗击倭寇的故事，吴承恩撰写《西游记》的故事……这是一方乐土，开启乾嘉学派的大师阎若璩客居在这里，为发现甲骨文做出杰出贡献的刘鹗、罗振玉寓居在这里……当我们走进刘鹗、罗振玉故居时，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们守着青灯黄卷奋笔疾书的形象。

翻过历史，走入近代。面对民族深重的危机，淮阴人又书写了新的一页。为抗击英国入侵者，关天培勇守虎门炮台；为辛亥革命的成功，南社英俊少年周实流尽了最后一滴血；还有一代伟人周恩来，为救国救民高唱着“大江歌罢掉头东，邃密群科济世穷。面壁十年图破壁，难酬蹈海亦英雄”的雄浑诗篇，走出了淮阴。历史的烟云从我们的眼前滚滚而过，我们感受着淮阴，读解着淮阴，淮阴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书写了重重的一笔。

出于对乡贤的敬仰，我们——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

科的同仁有志于发扬光大淮阴优秀文化传统,决定将我们的学术成果奉献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。“淮水东南第一州,山围雉堞月当楼。”(白居易《赠楚州郭使君》)这一富有诗情画意的诗句既道出了我们对淮阴的深厚感情,也是我们将这套丛书取名为“淮上文丛”的原因。

需要交待的是,淮阴师范学院坐落在文化名城淮阴的中心,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于2004年被批准为江苏省普通高校重点建设学科。近半个世纪以来,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先后出现了于北山、周本淳等知名学者,他们的《陆游年谱》、《范成大年谱》、《杨万里年谱》、《诗话总龟》(校点)、《唐音癸签》(校点)、《震川先生集》(校点)等至今为学术界津津乐道。

薪火相传。近年来,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在继承老一辈学者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传统的基础上,在秦汉文史、唐宋文学、元明清文学等领域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,使学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“书轨新邦,英雄旧里。”(宋苏轼《淮阴侯庙记》)踵先贤之旧履,续淮阴之新章,是我们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人的心愿。

张 强

2011年4月5日

《尤袤年谱》序

南宋，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时代。一方面淮河以北的国土丧失殆尽，不得不向北方游牧民族称臣进贡；另一方面以半壁江山支撑政权，在调整赋税结构的同时创造了财政收入超过盛唐和北宋的辉煌。具体地讲，南宋行都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的繁华程度远超过北宋京城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。南宋耐得翁指出：“圣朝祖宗开国，就都于汴，而风俗典礼，四方仰之为师。自高宗皇帝驻蹕于杭，而杭山水明秀，民物康阜，视京师其过十倍矣。虽市肆与京师相伴，然中兴已百余年，列圣相承，太平日久，前后经营至矣，辐辏集矣，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矣。”（耐得翁《都城纪胜·序》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一代诗人尤袤诞生了。

尤袤（1127—1202）与陆游（1125—1210）、范成大（1126—1193）、杨万里（1127—1206）合称“南宋四大诗人”，或称“中兴四大诗人”。四位诗人同时出现，给宋代文学特别是南宋文学增添了异彩。从生年看，年龄最大的陆游和年龄最小的尤袤、杨万里仅相差两岁。从卒年看，除范成大去世稍早外，其他三位均于宋宁宗赵扩在位时去世。从另一个层面看，即使是最先辞世的范成大，下距宋宁宗赵扩即位的时间也只有一年多。这一事实传达了四位诗人的生活时代、政治形势、文化生态等大体相同的信息。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，他们在创作上有共同的一面，如在各自的作品中均表达了对偏安江南、执行投

降政策的不满,对北方沦陷区的关心,对民瘼的关怀等。

在南宋诗坛上,尤袤地位的提升是在不断认识的过程中得到确认的。仅以杨万里的评价为例。绍熙二年(1191),杨万里写道:“余尝论近世之诗人,若范石湖之清新,尤梁溪之平淡,陆放翁之敷腴,萧千岩之工致,皆予之所畏者云。”(杨万里《千岩摘稿序》)稍后,杨万里又写道:“自隆兴以来,以诗名者,林谦之,范至能,陆务观,尤延之,萧东夫。”(杨万里《诚斋诗话》)庆元六年(1200),杨万里在《谢张功父送近诗集》中写道:“近代风骚四诗将,非君摩垒更何人。”自注:“四人范石湖、尤梁溪、萧千岩、陆放翁。”(杨万里《诚斋集》)从三段文字中可知,杨万里先以范成大(石湖)、尤袤(梁溪)、陆游(放翁)、萧东夫(千岩)排序;稍后以林、范、陆、尤、萧排序;再后以范、尤、萧、陆排序。这一排序表明,随着时间的推移,杨万里的审美价值取向及审美情趣也在发生变化。在这一过程中,论述的对象基本上没变,但审美评判已发生变化。

不过,认识上的最大变化当发生在嘉泰三年(1203)。这一年,赋闲的杨万里在《进退格寄张功父姜尧章》诗中写道:“尤萧范陆四诗翁,此后谁当第一功?”在这里,杨万里进一步提出了四位诗人排座次的问题。从格律上看,尤、萧为平声,范陆为仄声。很显然,这一排序与诗的平仄要求无关。然而,杨万里评论四位诗人的成就时,列尤袤为第一,萧东夫为第二,范成大为第三,陆游为第四,客观地讲,这一排序是有深意的。联系此前评论四人的言论,将列陆游为第四,自然是杨万里反复推敲后的结论。“此后谁当第一功”,这句别有深意。首先,杨万里从审美认识的角度,对四人的诗歌成就提出了新的看法。其次,杨万里并不自信,甚至意识到这种排座次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新的变化。尽管如此,将尤袤排列第一,应该说是显示了杨万里晚年重新认识和肯定尤袤诗歌成就的心意。

从大的方面讲,杨万里审美评判及追求上的变化还包含了南宋时期的认识和评价。刘克庄云:“萧千岩机杼与诚斋同,但才慳于诚

斋，而思加苦，亦一生屯蹇之验。同时独诚斋奖重，以配范石湖、尤遂初、陆放翁，而放翁绝无一字及之。”（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）刘克庄认为，萧东夫的诗风与杨万里相近。透过这一评价，可依稀捕捉到的线索是，杨万里不断地调整诗坛人物的座次，既隐含了对自己的期许，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同时代人的心声。

或许是受杨万里及南宋后期诗论的影响，元人论南宋四大诗人时，已去掉萧千岩换上杨万里了。这里面固然有萧千岩大部分诗歌散佚的缘故，更重要的还在于，人们似乎更愿意从历史的高度来重新认识一些问题。元代方回论南宋诗坛成就时指出：“宋中兴以来，言治者必曰乾、淳；言诗者必曰尤、杨、范、陆。其先或曰尤、萧，然千岩蚤世不显，诗刻留湘中，传者少。尤、杨、范、陆特擅名天下。”（方回《桐江集》卷二《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》）自方回提出此说后，明清两代的学者如徐伯龄、宋濂、胡应麟、朱彝尊、查慎行、沈德潜、袁枚、纪昀等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。这里诉说的事实是，在杨万里生活的晚年，尤袤的诗歌成就已得到广泛的认同，尤袤在南宋诗坛上的地位已超过了其他的诗人。

与大部分生前寂寞、死后萧条的作家相比，尤袤算是很幸运的诗人了。其一，尤袤生前已获得巨大的声誉。生前“诗曾刊于永州”（朱彝尊《梁溪遗稿序》），在传播的过程中扩大了尤袤的影响；其二，尤袤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清正廉洁及其才华得到了同时代人的充分肯定。其三，尤袤是一大学问家，一生酷爱读书和藏书。凡未读之书，只要听说书名，一定要找来阅读；凡能得到的书一定珍藏。倘若不能得之，则设法抄录收藏。如尤袤曾将藏书汇编成《遂初堂书目》。该书目问世后，成为中国最早的版本目录学著作。其四，尤袤去世后，尽管其著“岁久散失”，甚至劫后余生的《梁溪集》五十卷又在其孙尤藻之时“焚于兵火”（朱彝尊《梁溪遗稿序》），乃至于此后尤袤的诗歌不再流传。然而，毕竟有人关注此事。时至清初，朱彝尊应尤袤后人尤侗的邀请，剔抉梳

爬,从大量的文献中辑录出尤袤的诗、文各一卷。此乃再造之功。朱彝尊是大学问家,辑录范围之广,令人咋舌。据不完全统计,先后使用的文献有陈耆卿的《赤城志》、方回的《瀛奎律髓》、刘大彬的《茅山志》、沈敫的《荆溪外纪》、李心传的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、林逢吉的《赤城集》、潜说友的《咸淳临安志》、桑世昌的《兰亭考》、朱棣的《玉澜集》、吴人杰的《周易古经》和《咸淳毘陵志》等。在此基础上,尤侗以“梁溪遗稿”为题将尤袤的著作刊刻行世,可谓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尤袤著作多有散佚,且漫漶不清,后人虽有心撰谱却困难重重。从20世纪50年代起,于北山先生用毕生的精力投入撰写《陆游年谱》、《范成大年谱》、《杨万里年谱》(合称“三谱”)时,曾表达过撰写《尤袤年谱》的意愿,并说四人的出生时间大体相当,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不过两岁,如能为其分别作谱,然后去其重,合为一谱,不但方便学人,也将为学界做出重大贡献矣。正当先生手披韦编着手此事多有斩获时,不料却猝然仙逝。尽管如此,“三谱”收集资料之丰赡已经为《尤袤年谱》的编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让人扼腕叹息的是,先生身前已出清样的《杨万里年谱》却推迟到仙逝后的近二十年才正式出版。在这一过程中,于先生的公子于蕴生先生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。

为尤袤作谱,是一方亟待开垦的处女地。检索文献,目前只有四川大学吴洪泽的《尤袤年谱》(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等编《宋代文化研究》第3册,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)问世。然该谱太简,这样一来,遂为编撰一部更有分量的《尤袤年谱》留下了广阔的空间。在这一背景下,赵维平教授接踵先贤,其勇气可嘉。倘若于先生地下有知,自当欣慰!

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有着深厚的朴学传统。一向以文献学、考据学为治学的基本功。上个世纪,自于北山先生、周本淳先生筚路蓝缕奠定了南京师范学院淮阴分院(后改称淮阴师范专科学校)学风的基础后,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后学们紧紧

跟上。具体地讲,一是继承于北山先生的衣钵,顾建国教授的《张九龄年谱》、朱德慈教授的《潘德與年谱考略》等先后出版,赵维平教授的《尤袤年谱》即将出版,张强教授的《崔浩年谱》即将完成;一是遵循周本淳先生确立的文献学求实的传统,一批富有价值的地方文献及文学文献或整理出版或即将出版。其中,王广超的《黄均宰集》、王泽强的《阮葵生集》、朱德慈的《潘德與集》、周桂峰的《山阳诗征》、张强的《山阳诗征续编》等先后出版(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)。学术研究永无止境,相信沿着于先生、周先生等开辟的道路,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一定会克服重重困难,有更大的发展。事实上,我们在充分继承前人优秀传统时,也在扩大研究领域,也在努力地提升治学建设的内涵。目前,我们长期致力的《淮上文丛》、《淮上文献》,在全体同仁的努力下已出版近二十种。近年来,为扩展研究的空间,我们在朴学的基础上,提出了用哲学、美学、文艺学等学科知识为工具来提升研究水平的设想。我们希望,通过不断地探索 and 追求,山林中的第一抹霞光会托起灿烂的太阳。

赵维平教授是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骨干,其著作《唐宋八大家人品·文品·诗品》、《明清小说与运河文化》等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。《尤袤年谱》是他近年来重要的学术成果。该著在重点勾勒尤袤生平事迹的同时,在钩沉诗文的基础上系年,彰显了自身的特点。值得称道的是,赵维平教授还采用附录的方式辑录尤袤的研究资料,从而为读者提供了研究和探索的新视角。我相信,该著问世后一定会给宋代文学研究,特别是可以为从事南宋文学研究及尤袤研究的同好提供必要的帮助。

是为序。

张 强

2011年4月5日

前 言



封建社会文人的一流人生，应该做过宰相，或主持过一次科举。在这一点上，尤袤不如欧阳修、苏轼。但在中兴四大诗人中，其官阶地位仅次于范成大而高于杨万里、陆游。尤袤致仕前位居礼部尚书，范成大致仕前“除权吏部尚书，拜参知政事。”此前还做过四川制置使等封疆大吏。杨万里一生地方官不过“江东转运副使，权总领淮西、江东军马钱粮”，朝官则不上侍郎；陆游官位更卑，致仕前仅“升宝章阁待制”，比尤袤官位要低得多。

如果从出使金国、凭三寸不烂之舌建功于宋金交往，则范成大、杨万里优于陆游、尤袤。范成大大隆兴年间假资政殿大学士，充金祈请国信使，竟得全节而归。杨万里绍熙元年，借焕章阁学士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，虽不像范成大那样震动敌国，但也不辱使命。至于亲临宋、金前线，有过铁马冰河的经历，则陆游又优于尤袤、范成大、杨万里。

在南宋，论文人思想，通常有两个着眼点：一是在战与和的问题上，主战还是主和；二是儒、道、法、释思想，以哪家思想为主。

从第一个着眼点考察，尤袤是温和、渐进的主战派。在其现存的散文中，没有论及和与战的奏章，但他有坚决抵抗金兵的战功。绍兴

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败盟，九月以尚书右丞李通为大都督，造浮梁于淮水之上，遂自将兵来攻，兵锋直指扬州。尤袤当时在扬州附近的泰兴做知县，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百九十四载：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“王刚以所部至泰兴县，时知县事尤袤犹坚守不去。翌日，金人游骑至城下，刚率众拒之。袤，无锡人也。”王刚之所以能守住泰兴，根本原因是尤袤上半年对城防进行了加固。在当时远近多降的情况下，尤袤为士大夫树立了一个守土有责的榜样。在尤袤的诗文里，多处流露了抗金主战的思想倾向。如他的《赠故太师王公神道碑》，对王之道在议和期间“大忤宰相秦桧意”的主战风范表示赞赏，对秦桧的倒行逆施表示不满。其诗《梅花二首》其二：“冷蕊疏枝半不禁，眼看芳信日骎骎。雪霜不管朝天面，风月能知匪石心。望远可无南北使，客愁空费短长吟。年年准拟花排恨，不道看花恨更深。”颈联表示了对绍兴和议后苟且偷安局面的不满，语意与张元干词《六洲歌头》“干羽方怀远，静烽燧，且休兵。冠盖使，纷驰骛，若为情”同一机杼，只不过张元干直露尤袤隐晦罢了。

说尤袤是个温和、渐进的主战派，只因他缺乏陆游从军南郑的经历，也缺少陆游“定都金陵，伺机北伐”那样明显的反对苟和、坚决主战的言论。在这一点上，他甚至没有杨万里上书中那种“今也国家之事，敌情不测如此，而君臣上下处之如太平无事之时，是人不能悟之矣”（《宋史·杨万里传》）的急迫之情。尤袤的主战，大概与范成大是一种状态。即：在主和派占上风时，也不特别反对和议，因为知道徒劳无益；而面对金人淫威，关键时刻也能表现出过人气节。

从第二个着眼点考察尤袤思想，他无疑是个纯儒。陈傅良《止斋集》卷二十三《缴奏张子仁除节度使状》称尤袤为“三朝老儒”。老儒，确是尤袤给同僚的基本印象。尤袤本人也以儒士自居。他青少年时期最重要的启蒙者，如杨时、喻樗，都是儒学大师。后来当有人攻击道学（朱熹等人创立的新儒学）时，他勇于站出来捍卫道统，“袤少从

喻樗、汪应辰游。樗学于杨时。时，程颐高弟也。方乾道、淳熙间，程氏学稍振，忌之者目为道学，将攻之。袁在掖垣，首言：‘夫道学者，尧、舜所以帝，禹、汤、武所以王，周公、孔、孟所以设教。近立此名，诋訾士君子，故临财不苟得所谓廉介，安贫守分所谓恬退，择言顾行所谓践履，行己有耻所谓名节，皆目之为道学。此名一立，贤人君子欲自见于世，一举足且入其中，俱无得免，此岂盛世所宜有？愿徇名必责其实，听言必观其行，人才庶不坏于疑似。’孝宗曰：‘道学岂不美之名，正恐假托为奸，使真伪相乱尔。待付戒敕之。’袁死数年，侂胄擅国，于是禁锢道学，贤士大夫皆受其祸，识者以袁为知言。”由于尤袁说服了孝宗，避免了当时可能发生的对儒者的挾伐。

尤袁在地方为官，实践儒家思想的成分为多。首先，他以儒家的民本思想为施政基石。在泰兴县知县任上，“问民疾苦，皆曰：‘邵伯镇置顿，为金使经行也，使率不受而空厉民。漕司输藁秸，致一束数十金。二弊久莫之去。’乃力请台閤奏免之。”志在为民解倒悬之苦。纵观尤袁一生地方为官经历，其突出政绩在荒政方面，如淳熙七年提举江南东路常平茶盐，“江东旱，单车行部，核一路常平米，通融有无，以之赈贷。朱熹知南康，讲荒政，下五等户租五斗以下悉蠲之。袁推行于诸郡，民无流殍。”朱熹是南宋荒政表率，尤袁推广其救灾经验，减轻了是年本路旱荒给百姓带来灾难。其次，他重视教化。尤袁述评他人政绩，十分关注教化作为。如其《五贤祠记》：“南康使君朱侯熹下车之初，先即学宫立濂溪周先生与二程夫子之祠于学之西序，属其友张栻敬夫为之记。则又考古今之士居是邦者，得五人，曰晋靖节征士陶公、本朝西涧居士刘公、兵部尚书李公、谏议忠肃陈公与西涧之子秘丞，复立祠于学之东序，而俾愚记之。愚闻古之乡先生歿则祭于社，所以崇教化厉风俗也。”对朱熹的教化政绩给予充分肯定。他自己为官地方，也重视教化。在台州知州任上，促成朝廷对陈氏的节孝高行特加褒表，并先后建立思贤堂（祠毕士元，章得象，元绛）、三老

堂(祠罗适、陈公辅、陈良翰)、颂禧堂(祠宗颖、黄章、朱江、唐仲友、江乙祖)、四先生祠(祠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),重视教化,可见一斑。他关心民生。台州是个水旱灾害频仍的地方,“前守赵汝愚修郡城,工才什三,属袤成之。袤按行前筑,殊鹵莽,亟命更筑,加高厚,数月而毕。明年大水,更筑之,墉正值水冲,城赖以不没。”(《宋史·尤袤传》)也注意点缀升平,新建、维修了一些亭堂名胜:“惟此邦灵山所宅,昔号胜处,自经大旱,遂成陋邦,而山川之秀,不异今昔。或谓予当单乏之际,顾为此不急之务。然取材于旧,课工于卒,不市一木,不役一民,而使隘者敞,窒者通,弊者新,则亦何害于政哉。”(尤袤《霞起堂记》)皆儒家政治风范。

尤袤在朝中为官,其从政优势表现在两个方面。一是大典的礼制,在高宗庙号确立、配享功臣确定、孝宗守丧长短等问题上有高明见解,因而被孝宗委任权礼部侍郎,并且在光宗朝实授礼部尚书。礼,是儒家的专利。二是制敕、文书起草和管理。孝宗赞赏他的主要是文才,“一日论事久,上曰:‘如卿才识,近世罕有。’次日语宰执曰:‘尤袤甚好,前此无一人言之,何也?’”兼权中书舍人,复诏兼直学士院,力辞,且荐陆游自代,上不许。时内禅议已定,犹未谕大臣也。是日谕袤曰:‘旦夕制册甚多,非卿孰能为者,故处卿以文字之职。’袤乃拜命,内禅一时制册,人服其雅正。”可见尤袤文才出众。另外,尤袤向光宗进谏内容:

光宗即位,甫两句,开讲筵,袤奏:“愿谨初戒始,孜孜兴念。”越数日,讲筵又奏:“天下万事失之于初,则后不可救。《书》曰:‘慎厥终,惟其始。’”又历举唐太宗不私秦府旧人为戒。……兼侍讲,入对,言:“愿上谨天戒,下畏物情,内正一心,外正五事,澄神寡欲,保毓太和,虚己任贤,酬酢庶务。不在于劳精神、耗思虑、屑屑事为之末也。”

这些思想来源于儒家经典和后学对儒家经典的解释。《周易》：“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厉无咎。”朱熹解释道：“君子进德修业，忠信所以进德也；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。知至至之可与几也，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，是故居上位而不骄，在下位而不忧，故乾乾因其时而惕，虽危无咎矣。”（朱熹《原本周易本义》卷九）尤袤的进言，是这些思想的翻版。

尤袤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形成了中正、温和的人格。首先，他的官场道德高尚，既反对公报私仇，也反对公报私恩。杨万里《诚斋集》卷九十四：“或问士大夫当仕而报怨不可也，报恩独不可乎？杨子曰：‘不可。……吾闻之吾友尤延之曰：仕而报怨，私也；仕而报恩，亦私也。以公家之恩报己之恩，不私乎？’”欧阳修对范仲淹只愿同患难而不愿共荣达，尤袤既不公报私仇也不公报私恩，有异曲同工之美。

其次，尤袤与人交往，不论身份地位贵贱高低都能推心置腹，与人为善。他居人之上无傲慢之心，身份相当者能与人为善，居人之下不行阿谀奉承之事。

尤袤对上只有忠于职事之心，从无阿谀、拆台之举。周必大为尤袤上司最久，但事后回忆起来仅“王相素受太常尤袤之说，以为攒宫不当置五使，似疑己当为山陵使，恐故事礼毕或去”（《文忠集》卷一百七十二《思陵录上》）一处微词。这不是说尤袤没有斗争精神，而是他的斗争精神只用在恶人恶事上。他一生所全力与之斗争的，都是些得皇宠而坏朝纲的人事。“张说自阉门入西府，士论鼎沸，从臣因执奏而去者数十人，袤率三馆上书谏，且不往见。后说留身密奏，于是梁克家罢相，袤与秘书少监陈騊各与郡。”在群臣进谏叠遭外放之后，尤袤率三馆作最后一击，虽然未能挫败张说，并为此被贬台州，但其斗争精神可嘉。“耶律适默复以手诏除承宣使，一再缴奏，辄奉内批，特与书行。袤言：‘天下者祖宗之天下，爵禄者祖宗之爵禄，寿皇以祖宗之天下传陛下，安可私用祖宗爵禄而加于公议不允之人哉？’疏入，